

中的女主人公形象。

他接受的学院的艺术教育和西南兄弟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期间，他最神往的老师是张仃、吴冠中，尤其是张光宇，这位如今多少有点被淡忘冷落的大艺术家。这位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造型设计师对中国民族艺术装饰意味极有眼光的发现，匠心独运的综合运用，深刻地影响了丁绍光的美学趣味。而这种影响，正是在多民族聚居的西南找到了施展理想和才华的舞台。由此，丁绍光探索并初步形成了线描重彩的艺术表现语言。这种语言，以流畅，穿插的线条作为语法主干，以不透明的平涂色块作为倾诉的语词。显然，他线条的灵感来自民间和民族壁画、绣品的启示。他跳跃明亮的色彩则受到了少数民族绘画、刺绣、歌舞、服饰和热带旖旎风光的启迪。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画坛，以丁绍光为领军人物的云南画派曾经轰动一时。如今，几十年后我依然能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他们作品时，如闻到草叶清香的内心悸动。1975年，丁绍光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美丽、丰富、神奇的西双版纳》。同年他出版了富于情调展现功力的《丁绍光白描作品集》。

20世纪80年代，丁绍光定居美国。史达尔夫人说过：“别的国家看的越多，越挚爱自己的国家。”对于艺术家来说，别的国家的文化接触的越多，越挚爱自己祖国的文化。空间的距离，使他艺术中宿命的因素日益强烈地放大，放大到复盖个人的一切而趋于无限。西双版纳和丁绍光的关系，在异国他乡就象加州阳光下的野草疯狂地生长。又象一坛陈年的中国佳酿，越发的醇香醉人。同时他又显然受到南北美洲民间艺术和现代艺术

的多种影响，得了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升华。简单地说，重彩，因为颜料色彩的丰富提升，更艳丽、更热烈、更奔放；工笔，因为功力的积累和现代艺术的启迪，线条更工整，走向更自由，切割穿插更富于变化。具象和抽象、现代和古典、东方和西方，各种艺术元素更趋平衡统一。在艺术的装饰效果上达到了一种华丽繁复赏心悦目的境界。

这位9岁远离父母的中国男人，深感自己“失去童年的母爱和亲切太多了。”他用自己的艺术，向世界炽烈地倾诉积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他歌颂阳光、春天、大自然，歌颂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他用最美丽的色彩塑造着女性的美丽，表达着母亲和孩子生命依偎的动人亲情。她们或者在密林中莞尔一笑，或者向着山寨深处凝望，或者徜徉在热带鲜艳茂盛的花丛中，或者放飞和平，吉祥与希望。母亲背着、抱着、牵着自己心爱的孩子，象一首首安详宁静圣洁的摇篮曲。丁绍光的艺术世界渗透着一种中华民族和人类共有的“万物永恒，天地人和”的普适性的生存理想。

仅1985年到1996年，丁绍光就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4000多次。他的作品四次被联合国选用。他创造的女性、儿童，他歌颂的母爱、自然和生命，被称为“联合国宪章理想的真正象征，现代东方艺术的真正传播者。”法国权威批评家帕里诺称他为“20世界的乔托。”他为祖国、为自己赢得无数的桂冠。

美丽的西双版纳是丁绍光艺术世界里永远的精灵。

丁绍光是从西双版纳起飞的孔雀。飞吧，吉祥的孔雀，带着你的宿命和使命。

2008年6月24日晨草，26日晨抄

女作家余国英获奖

美国著名作家余国英女士的中篇小说《好朋友》（长2万字），曾刊登在本刊第50期。此文最近在中国《老年文学》海内外征文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旧金山“美华文协”与中华文化中心 联合举办《德蓉文集》首发式

惯读三藩市《星岛日报》的，10多年来不会错过《自说自话》专栏；常看三藩市《明报》的，一定受《说三道四》专栏（署名“管娴诗”）吸引。德蓉从上世纪到如今，以报纸为田地，耕耘多年，是湾区最有人气的作家，证据就是：这么多专栏写手中，唯独她的粉丝自动组织“德蓉之友”的团体，定期聚会，和德蓉交流。

德蓉的专栏，叙写日常人生，话题无所不包；抒发真情实感，句句击中心坎。多少年来，德蓉迷们强烈呼吁：德蓉应出书！有人寄去私房钱，供德蓉作出书基金。如今，精美典雅的《德蓉文集》终于问世！

首发式于2月1日星期日下午1时举行，由美华文协与中华文化中心联合在文化中心的社区厅举办。与会者众，谈论热烈。

美华文讯